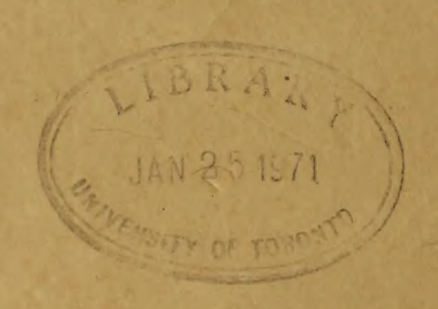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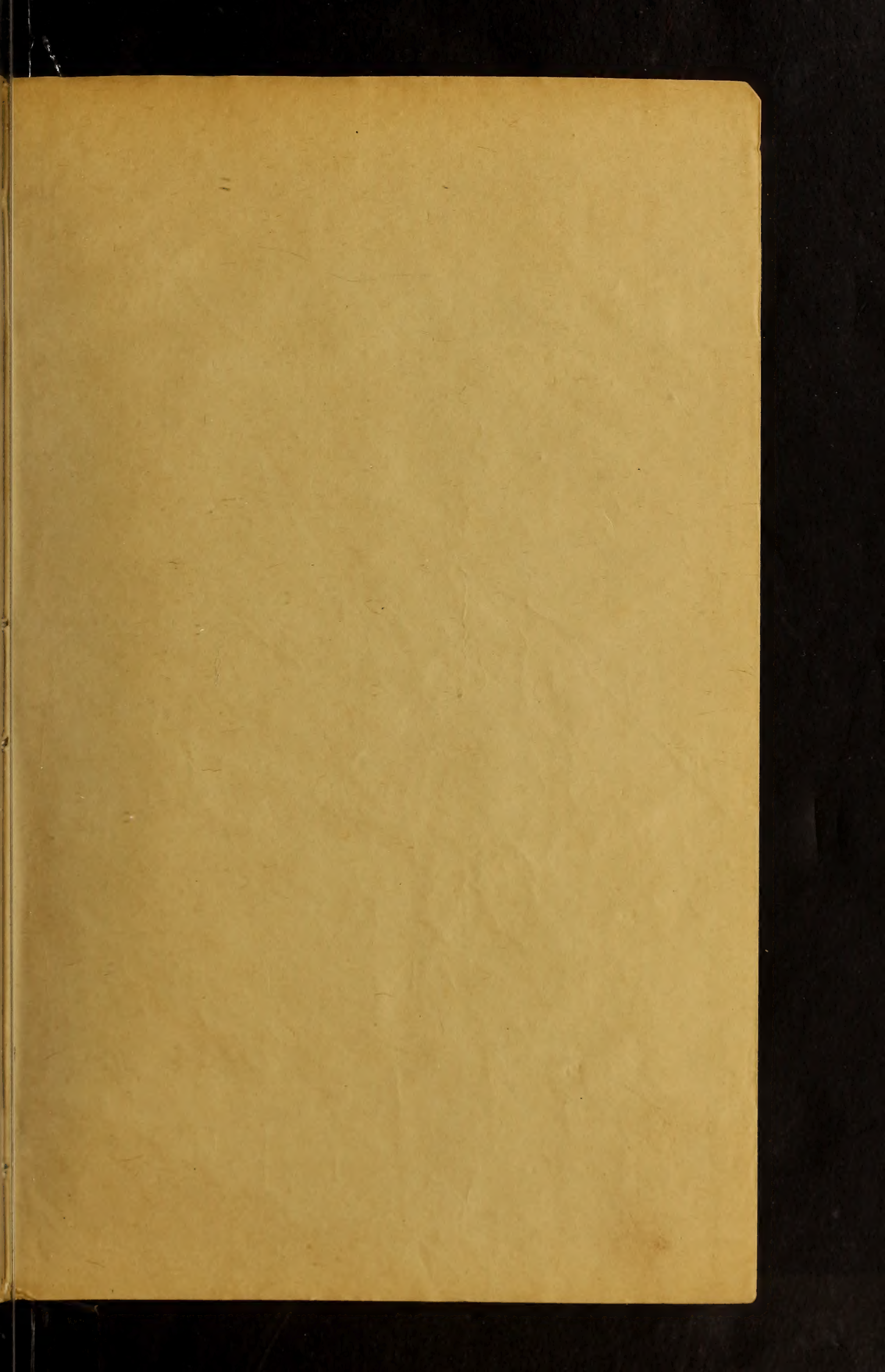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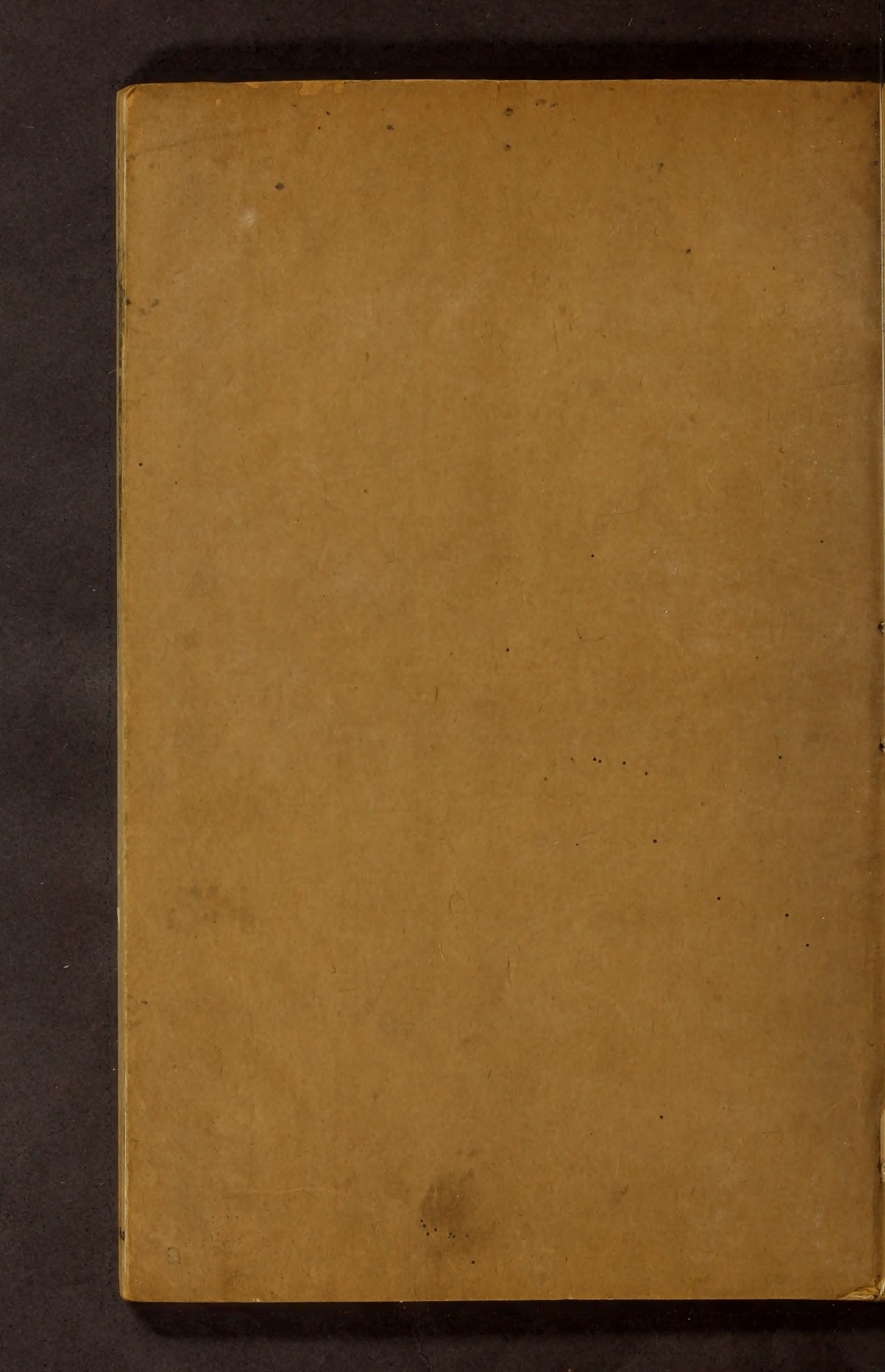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25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後學張夏補編

宋楊文靖公年譜

東林道南祠藏板

序

二程夫子倡道伊洛中原學者翕然宗師之東南之士未有聞者夫天不欲斯道之獨閟於兹土也閩海之濱篤生文靖楊龜山先生負英絕之姿堅嚮往之

力年二十有九調官不赴擔簦至賴立雪程門侍明道先生者五年侍伊川先生者一十六年窮精研思往復辨論一時南士之同游者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兩君子與先生而三咸稱

入室先生爲最學成乃歸明道喟然與道南之歎嗚呼道南之名所由至今傳也暨先生五十九歲始寓毘陵卜築龜巢有終焉之志前後共留十有八載往來梁谿有講舍在城東弓河之

上號東林嗚呼此又東林書院之所由昉也方先生闡揚二程之學使東南之士駸駸嚮道弟子日進頡頏河南致閩與洛齊稱梁谿實其絡繹之會如水之朝宗而先會同於此者洵甚盛

也厥後考亭夫子起而私淑之
若孟氏之學於子思曾子以上
接孔子者爰集周程之大成而
堯舜以來相傳之緒不致長夜
匪先生弗爲功至高宗紹興乙
卯先生壽且八十有三而歿距

今葢五百四十三年矣明神宗
朝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卽先生
講學故址脩明舊典正學重昭
建祠祀先生而東林之名震天
下不意逆閹煽亂黨禍旋與依
庸堂廡鞠爲茂草幸先生之祠

巋然獨存近得忠憲猶子學憲
彙旃先生似續先志砥礪切磨
四方同學遠邇奔赴春秋二祀
有司釋菜雖云餼羊亦復蔚然
可觀矣歷不敏生長毘陵側聞
長老之訓有志先生之學而未

逮晩而買椽於錫城東際客邇東林從諸君子之後獲與講筵每拜先生之祠羮墻俎豆如聞謦欬因考呂本中行狀胡文定誌銘及先生自所撰著諸書而信先生之學非空言塗飾者比

莊誦其上殿言時事劄子與執
事論政諸篇侃侃鑿鑿所謂坐
而言起而可行者非乎借乎宋
室不競靖康蒙塵先生不克大
用於時以行其志也使先生而
大用於時以行其志豈惟文定

所云救得一半而已哉至其排和議雪謗史復元佑皇后位號黜王氏配享廟廷諸大端載在宋史凜乎與日月爭光固非浩然塞天地者不能豈猶夫世之章甫縫掖儒言矩步矜矜自號

以號於人曰道學道學云爾乎哉獨其出處之際豈儒好爲詆譏漫以仕莽應京四字輕衊先賢子雲非醇儒龍城賀長白先生嘗辨投閣美新之誣援引歲月確有證據況乎先生大節皎

皎其所以攻蔡者不遺餘力不過蔡因塾師一言陽慕先生而列之剡章以自文其罪於先生何損焉郎曰應京聘律之孔子公山佛肸之意家法具在當同一轍又何足爲先生訾哉先生

舊有年譜頗多放鈌吾友秋紹
張子蚤年聞道深鏡雒閩之學
將修東林之業增損而訂定之
彙爲上下二卷書成先生裔孫
之在錫者曰善嘉氏曰官于氏
相與謀授諸梓附文集後不知

歷之耄而無文也謬以弁言請張子業爲之序固已詳哉言之歷又何言然不忍重違其意卽張子之所已言者推言之弁取先生之著蹟於毘陵與講學於梁谿者備述之以稔林下諸同

人若云執簡而序先生歷則奚
敢時
康熙十有六載歲在彊圉大荒
落夏四月之望毘陵後學龔廷
歷拜手敬題



楊文靖公年譜補編序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載道南來在當時爲雒閩要樞在後世爲東林開席眞千古大儒也學者學先生之道以上溯孔孟求之經解語錄文集等書足矣苟

欲詳考其學問次第師友淵源與夫出處大端朝野功業非讀年譜不可夏嘗閱先生年譜舊本覺詳畧頗失宜有未愜于衷者順治己亥會講林下仰止遺風遂不揣卑陋參稽史籍僭爲

補編上下二卷亦私備尚論云爾適楊氏昆仲見而稱善強出鋟梓併請爲序無已試言讀譜之大指可乎蓋向來推尊先生者論其有傳道衞道之功而未詳也以是譜觀之自其出入莊

列返求六經則知邪正之辨精
矣自其折衷二程頡頏游謝則
知異同之迹化矣且議者徒責
先生不當赴蔡氏薦辟耳無論
先生之出不盡繇蔡氏即曰蔡
氏薦之乃其得見天子極言安

石學術之禍蔡京傅會之辜力請奪爵罷享上爲悚聽立見施行諸如辨新經斥和議雪謗史事事與蔡氏相反孰謂附權門者顧若是竊以爲彷彿吾孔子用季孫墮三都同一見行可之

仕故胡文定公嘗言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其持論至公則知先生非輕身苟去就者矣抑予尤心折先生者胡公嘗書薦于朝謂混迹同塵知之者鮮呂居仁作行狀謂如程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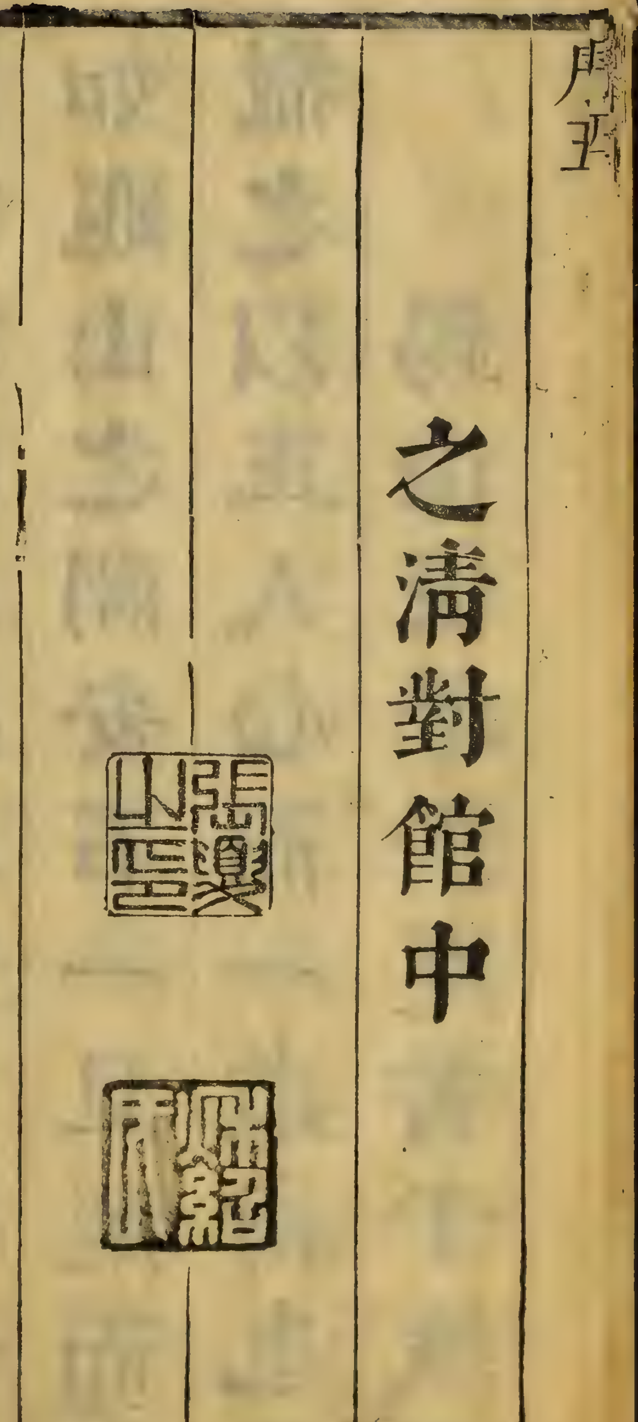
子溫然和粹終身無疾言遽色
疑于渾厚者流方新學盛行安
石稱王配享子雱亦封伯從祀
幾祧宣聖之席氣焰驅人黨羽
徧地根深不拔勢重難返先生
年幾八十臣精銷亡矣獨能言

人所不敢言大破數十年錮習併正累朝來國是使非膽決智明養優力定不爲榮辱毀譽所動何以有此此固先生所以爲知道而非區區一節之士所能窺涯涘萬一也嗟乎代降禮淆

孔廡爲甚世之君子即有知其非者往往上迫于制書下膠于成議亦隱忍聽之而巳矣安得如龜山之闢安石一旦起而盡撤之以正人心而一道術也哉

錫山後學張夏書于城東

之清對館中



始祖年譜書後

年譜者編年紀事之謂也譜始祖者蓋亦有舊本矣而不漏不支有體有要自墜星之日迄從祀之年其間立德立功在朝在野與夫尋師講學往來留寓一覽之下大略具舉惟是編爲得之順治乙未先兄惟植繼奉祀之序於東林竭力修葺已亥歲復延張子秋紹主講席立講期環橋觀聽人士雲集連舉二年文教蔚興誠盛事也既而張子有年譜補編二卷定稿未梓先

兄見而慨然曰是後人責也遂與從兄鏞協力登諸梨時慶徵方俯首帖括未遑從事然幼承先君庭訓居常每以文靖公此日不再得一語相箴勉故於道南之義東林之澤雖十齡而孤頗能聞其原委會有張子補編之刻因取其本而與諸兄共校之而斯譜遂成十五年來索者雖多應尚未遍今當全集告竣謹以綴於其末合為一書後人讀其文又讀其譜庶幾羹墻俎豆如見文靖焉而凡有志於學文靖之道者神

領於經解語錄之微身體乎言行出處之跡其
亦可以識廬山眞面矣康熙壬申夏十八世孫
慶徵 拜書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卷上

錫山後學張　夏補編

惟植　枝蕃

裔孫用徵　大鶴叅較

慶徵　馨修

先生姓楊氏諱時字行可改字中立南劒州將樂縣人居龜山下學者稱龜山先生楊之先出於唐叔虞之後伯僑封楊侯因氏後著望弘農唐初自蜀徙居江州唐末五世祖榮字子江登進士第任南劒之西鏞州司戶及解官始居州之北郭外後遷蛟湖再遷池湖至大父明遷龍湖父殖恬於榮利樂於義方詳先生所作先君行狀中累贈正議大夫母陳氏繼母廖氏並累贈郡太君

宋仁宗皇帝皇祐五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時先生始生

先是晉義熈中有長星墜地在縣治北忽成一冗占者謂五百年後當生大賢邑人因名其地曰德星坊至是先生應期而生其孕也復有夢星之祥云後人有詩曰天地生儒自有眞先年五百墜文星若非推步知端的孰識龜山是降靈可謂善言先生者矣

至和元年甲午二歲

二年乙未三歲

嘉佑元年丙申四歲

二年丁酉五歲

三年戊戌六歲

四年己亥七歲

五年庚子八歲 穎異善屬文人稱曰神童

六年辛丑九歲 能作詩賦

七年壬寅十歲

八年癸卯十一歲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歲

二年乙巳十三歲

三年丙午十四歲

四年丁未十五歲游邵武學潛心經史日益有聲同李斯和肄業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十六歲

二年己酉十七歲

三年庚戌十八歲

四年辛亥十九歲

五年壬子二十歲預鄉薦

六年癸丑二十一歲禮部試下第補太學生歸鄉讀書於含雲寺

七年甲寅二十二歲仍讀書於含雲寺　作禮記解義

黃譜於此下云作此日不再得示同學而毛譜書於元符庚辰較爲得之

八年乙卯二十三歲預太學薦

九年丙辰二十四歲登進士第　狀元徐鐸榜

十年丁巳二十五歲授汀州司戶叅軍以疾不赴任

著列子解

元豐元年戊午二十六歲居鄉

二年己未二十七歲居鄉

三年庚申二十八歲赴調

四年辛酉二十九歲授徐州司法　初以師禮見明道程先生於潁昌　時河南明道先生顥與弟伊川先生頤皆講孔孟絕學於河洛先生調官不赴自京師至潁以書請見曰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及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陋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耳周衰庠

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於當時而從之遊者若參之魯柴之愚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后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小補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智之士間有一節一藝可稱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比以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已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也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灑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時明道之門皆西

北士最後先生與建安游定夫酢往從學焉於言無所不悅明道甚喜每言楊君最會得容易獨以大賓敬先生後辭歸明道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謝顯道良佐亦在門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嘗言楊君聰明元符間伊川歸自涪陵見學者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不變因歎曰學者多流於異端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五年壬戌三十歲居鄉　二月十二日長子迪生　寄明道先生問春秋書　略曰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然莫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爲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也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諸侯於壇

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後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秋之學不傳久矣鄙心所疑非止一二惟先生一一見教幸甚

六年癸亥三十一歲正月赴徐州司法任四月四日到任　寄明道先生再問春秋書

書曰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戶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不能自已誦習之餘每妄有所億然

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求否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稱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爲之節也富貴而不爲之節使之驕慢奓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詞以勝敵之詞加之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爲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詞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爲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

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夫宋督弑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公者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詞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敵國莫爲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寔爲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併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疏示乃至願也　又有與明道子汝陽簿書追敘在潁傳習之樂見

文集

與游定夫問讀易書　略云某乍爾涖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

墮事有問郎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宜諒之吾友間居從遊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疆聒爲恥也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是年先生到任後已有二書寄定夫以無關問學不錄

八月校所著莊子解

七年甲子三十二歲官徐州

八年乙丑三十三歲官徐州　與楊仲遠書 書云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

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是睿聖方將大有爲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卽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南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迭而遇清風也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伯淳先生近自汝名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又書云近日不審爲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其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爲後

生俊傑之所憫笑而乃過爲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三月十八日次子廸生廸子航紹興末以樞密院編脩任常州添差通判始占籍無錫垂慶里

六月晦日聞明道先生之訃設位慟哭於寢門以書赴告同學者作哀辭幷序

序曰於戲道之傳亦難矣夫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没其徒環天下然猶積百年而後孟子興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而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蔑不得一施於天下聖賢之不世出而時難値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淸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余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詞以泄其哀而自慰云

詞曰予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眞之純美兮肆全體而分封駕異端而並逐兮騈交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遺眞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鋤榛莽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履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羈馳斷勒而弗屬兮尙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非予敢知蓄濵渤而載華嶽兮會涓塵之弗施嗟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閭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何傷想德音之未遠兮儼若在旁固誠之不可掩兮何存何亾日月逝兮形魄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七月以繼母廖太君喪解官居制 行狀稱先生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

成人事繼母尤謹而舊譜不載先喪陳母之年今仍闕之

哲宗皇帝元佑元年丙寅三十四歲在制

貽吳國華書論王氏之學之失 先生初與國華書論王學之失吳復書先生再貽書曉之曰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人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過而爲孔子徒若卒皆不顧理義而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謂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

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黙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爲聖賢之用心恐不如是也國華謂王氏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爲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槩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矣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捨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奬勸其志若侑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審其是非邪正尊

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群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又爲字說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勢利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之已也

二年丁卯三十五歲　十月服闋

三年戊辰三十六歲赴調虔州司法　七月還自京師

作求仁齋記爲同邑友人黄君作求仁齋記略曰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與然而猶曰罕言者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

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未之嘗言也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究觀古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四年己巳三十七歲赴處州任 先生獨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能決者皆立斷惟允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少屈

五年庚午三十八歲官處州 處守楚瀆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疑其附太守輕巳及潛去後守林恭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服其能有守也

十月父正議公卒解官居制

六年辛未三十九歲在制 作正議公行述 見文集

七年壬申四十歲在制　冬以師禮見伊川程先生於洛先生與游定夫初見伊川先生伊川偶瞑坐二公侍立不去旣覺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旣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尺餘

八年癸酉四十一歲正月服闋赴調　四月至京以薦遷瀛州防禦推官二十七日授知潭州瀏陽縣五月十六日出京遂往西洛幷過河清縣再見伊川先生當晚宿白沙十七日宿滎陽驛十八日宿孝義十九日晚到洛見伊川寓長壽寺拜表院留伊川之側者九十日時游定夫知河清縣伊川謂先生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二十九日先生遂自洛往謁之

當晚到縣自洛至縣四十里也六月五日偕定夫離河淸返洛同見伊川於拜表院又五日而後去

紹聖元年甲戌四十二歲　二月二日赴瀏陽縣任

四月十二日改元章惇拜相游公定夫守太學博士先生貽書與之曰京師非養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又有歸雁感事二詩寄定夫定夫得書即乞出爲齊州僉判

寄翁好德書 先生嘗聽好德語及問學屬之官有期遽辭去至是寄書曰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語或默未嘗同及考其所同若合符節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亦同歸於仁而已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

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在彼雖孔子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其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

二年己亥四十三歲官瀏陽

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先生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亦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上提舉議差役顧錢書 見文集

三年丙子四十四歲官瀏陽　五月十八日三子適生

寄伊川先生論西銘書

略曰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爲如何

再寄伊川先生論西銘書

伊川得前書答以西銘理一分殊墨氏二本無分之說先生因再寄書曰前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意言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至於兼愛

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而無惑也

四年丁丑四十五歲任滿寓瀏陽在任遇滿值穀價湧貴自備金馳書於州牧乞米三千石賑濟饑民民賴以全活者什之二三張公舜民帥潭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時胡師文爲湖南漕與張公不協惡先生與張善欲擠陷之伺其失卒無所得乃對移常寧令未行間偶歲大旱方賑濟乃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且拘留令催足近一年乃得解張公奏雪改作差替或以書唁先生答曰部使者以財賦爲急縣令以字民爲寬各行其職耳無足憾者有寄長沙簿孫昭遠詩云陽城衰晚拙催科闒茸空慚罪已多祭竈請鄰君自適載醪祛惑我誰過猗猗庭有蘭堪佩寂寂門無雀可羅歸去行尋溪上侶爲投纓紱換漁蓑

元符元年戊寅四十六歲歸自瀏陽正月十八日長孫雲生長子迪出

七月著周易解義

八月啓行如京師

二年己卯四十七歲　七月十三日授無爲軍判官遂出京九月至南京十一日至永城見張芸叟二十二日至楚州謁徐仲車先生十月初三日至蘇州謁李斯和初八日至杭州謁府公豐相之十八日至桐廬登桐君山有詩

十一月十七日到家先生向自瀏陽還植蘭菊竹於東西軒旣調官京師逾年而歸蘭菊多衰悴感而賦詩得十七首

三年庚辰四十八歲居鄉講學於含雲寺作勉學歌示

諸生歌曰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蹁躚黃小羣毛髪忽已蒼願言媢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蹠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餘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彷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方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走名利場挾策博塞游異趣均以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予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郎以雞犬猶知求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四月十五日四子適生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四十九歲漕檄差權建

州建陽縣丞尋以薦除荆州府學教授時張公舜民入長諫垣薦

先生為教官除荆州府學教授已而張帥定武復辟

先生為定武教官舉詞有云非惟使定武學者有所

矜式而臣衰老欲親賢德有所規誨張公繼出辟書

不行

是年五月涉陽陳淵投書問學淵字知默即忠肅公

瓘之從孫先生愛其識性明敏遂以女妻之

與鄒志完勸進諫書略曰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奸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君正而國定宊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進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奸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

冬還自建陽

崇寧元年壬午五十歲　九月赴荊州教授任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荊南府二十六日交割交代者爲胡公安國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俟而先生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淸坐講論不覺日晷云暮

二年癸未五十一歲官荊州　作書義序首云書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日中而已矣　作論語義序　作孟子義序三序俱見文集

答胡康侯論學書書曰辱疏示所疑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祈於意誠心

正遠矣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烏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諸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顏子之克己復禮

仲弓之如見如承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嘗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

再答胡康侯論學書

書曰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孟子曰鷄鳴而起孶孶爲善舜之徒也孶孶爲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之間故顔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爲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非眞知

之烏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所謂當其可已矣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竊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儇激厲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爲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爾聞文王作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幣聘

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子之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蓧楚狂之徒皆不進者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效安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爲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之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也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棄之乎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解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爲政於齊足以

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爲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昔嬖奚使王良乘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正類是歟朋友道喪久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三年甲申五十二歲官荆州　答胡康侯論持戒併說春秋書

書曰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某竊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脩身慎行者無遺力矣持之奈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輒發矣不可知也春秋義探賾

精到恨不及見全書也玩味欽歎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吏治之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惡之記言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謂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泰誓之類蓋湯武之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爲証更思之如何

答陳瑩中論華嚴書

書曰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奥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畧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刳心别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狹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横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

予力攻之至此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爲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智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論之書不知所自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又和了齋自警六詩併書寄之陳公讀之深喜所言中其病乃復書稱以先生先

生更答書遜謝見文集

五月初四日長子迪卒迪字遵道力學通經於易春秋尤精詣師伊川雅見器許後朱公韋齋為作墓誌銘

四年乙酉五十三歲官荊州　七月如武昌考試策問見文集　九月還自武昌　十一月磨勘轉宣德郎

自甲申四月至乙酉六月有語錄

五年丙戌五十四歲官荊州　二月二十一日自荊州如京師三月十四日至京師四月九日見　五月七日勅差充夏補對讀官十一日出院　六月十一日授餘杭縣知縣十七日出京城先生

在京師四月至　八月初十日到荊州　十月二十日
六月有語錄

離荊州赴餘杭縣任

大觀元年丁亥五十五歲　三月十九日到餘杭縣任

先生爲政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時蔡京當國有母墳在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濬湖瀦水爲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約用工數十餘萬下縣相度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即條上其事以爲於公私有害無補京計沮乃謂人曰事幾成矣乃爲楊令一紙文書壞了然以公議不可掩不敢加害

七月初五日五子造生

九月伊川程先生卒

二年戊子五十六歲官餘杭　正月差出越州考試策問見文集　二月二十六日回縣　三月以八寶恩轉奉議郎　九月二十八日遷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　十月一日交割縣事　十二月十二日赴宗博任

三年己丑五十七歲　正月十二日江行　三月二十七日到南京二十九日交割　四月六日講書自四月至七月有語錄　六月十三日元配余夫人卒於廨舍贈碩人先生要室未詳何年此條黃譜載毛譜闕

與陳瑩中論康節先天圖書

畧曰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詞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辯也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其亦不知其說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賛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深所未喻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賛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人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

忘象眞孔子之學耶

答陳瑩中論易學書

畧云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爲姤五變而爲剝坤一變而爲復五變而爲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至其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

猶坤所謂履霜堅氷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于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門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于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而況于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息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邪之與喪繫焉雖動靜語黙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

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奸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于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莧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當是之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也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絶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輙及此又有與陳公論易及太玄書詞繁不錄

四年庚寅五十八歲官南京　三月磨勘轉承議郎

十九日朝旨省敦宗院　四月五日如京師六月至京

十二月一日授越州蕭山知縣

政和元年辛卯五十九歲　二月三日自京師到南京

以正月二十三日出京師行十日到南京見劉器之安世四日器之來訪八日赴器之飯九日別器之後先生有書與器之曰向承垂示許丞易義鄙意竊有疑者復卦義川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爲善惡之分亦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脩身之道也脩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其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已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修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

此顏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物我異觀不能通天下爲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長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之也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以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爲馬知言以爲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爲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爲有以梏亡之則夜氣亦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爲二也

三月四日初寓毘陵到常州寓居龜巢巷六日早謁內見之猶問時事如何九月三日李杌授書問學有書答之見文集

答呂居仁問學書畧曰楊子湍水之說荀子杞柳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爲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爲三品則失之矣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之也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爲二說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言語

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爲學不可不知也

是年七月十一日起至十月有語錄

二年壬辰六十歲　四月赴蕭山縣任

先生爲政以親民爲大務臨事剸裁未嘗見於顏色邑人不治自化邑有湘湖久湮塞先生出金勸民濬治溉田數千頃先是連年苦旱是歲大熟民皆感德爲立生祠又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羅仲素自延平來學

同郡羅從彥字仲素聞先生得河南程氏之傳慨然慕之及先生令蕭山遂徒步往從學焉初見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先生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遂語以心傳之秘弟子千餘人仲素稱首先生嘗與仲素講易至乾九四爻云

伊川說甚善仲素即鬻田走洛見伊川問之伊川反覆以告仲素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自是四方尊重先生道望日著

壬辰五月至八月有語錄

三年癸巳六十一歲官蕭山　冬補滿前任替

四年甲午六十二歲　四月磨勘轉朝奉郎　六月差提點均州明道觀　八月自京師還餘杭著中庸義

敘曰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

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之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也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觀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而入也

十一月由餘杭徙居毘陵 先生於政和辛卯巳寓毘陵至是定居焉前後共留十有八載及建炎戊申冬始復還將樂有講舍在錫邑城東隅亏河之上地名東林後學爲建書院立祠

春秋致祭十二月作中庸義序見前較正伊川先生易傳作後序見文集

五年乙未六十三歲任明道觀三月初八日曾孫禮生長孫雲出

其月自毘陵還鄉十一月復還毘陵

六年丙申六十四歲任明道觀寓毘陵二月作孫明復先生春秋傳序再答呂居仁問學書並見文集

七年丁酉六十五歲任明道觀寓毘陵二月除提點成都府國寧觀

重和元年戊戌六十六歲任國寧觀寓毗陵

六月磨勘轉朝散郎

宣和元年已亥六十七歲任國寧觀寓毗陵

二年庚子六十八歲任國寧觀寓毗陵是年奉祠滿任

三年辛丑六十九歲寓毗陵

四年壬寅七十歲寓毗陵　權婺州教授繼權通判

四月除監常州市易務先是先生以奉祠滿任再除宮觀繼以例罷貧不能赴調而食指之衆未免仰祠知識中有欲爲求一監當差遣者至是除監常州市易務而先生初不知也命下

先生自以常著論言市易之非豈可躬自爲之欲退闕而未能

是年作李修撰墓誌銘令人吳氏墓誌銘李公名夔字斯和先生少時與同游邵武學梁谿丞相二親也

五年癸卯七十一歲在婺州

時御史定夫游公卒先生爲文祭之有云念昔從師同予三人今皆淪亾聆余獨存又云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眞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於戲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沒而無傳歟云云三人者定夫顯道與先生也

三月自婺州還毘陵　四月磨勘轉朝請郎退市易闕不赴

有旨名赴都堂審察以疾辭蔡京父子專國悉改元祐之政塾師張觷字柔

直閩人登進士爲小官師道嚴毅忽謂京子弟曰汝曹曾學善走乎子弟問故鬻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賊兵必先至汝家何不學善走逃死子弟以告京乃就鬻請計鬻曰令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京問其人鬻以先生對政府固欲薦之會欽差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使封高麗其王問曰龜山先生今何在答曰見名赴闕二臣還具以奏聞乃有是命先生郎以足疾辭不行有書與傅墨卿曰某竊自念衰晚不足爲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於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爲小人之歸誤辱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

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諒也又寄許少尹曰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疾爲辭寔以衰病故爾力不能疆愧懼於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諒之又答呂居仁曰習閒之久老懶滋甚飯疏飲水聊以度日無餘念也審察之命非拙者所堪姑以疾辭免承問故及之

六年甲辰七十二歲寓毘陵　十月名爲秘書郎仍令上殿　十二月至京師入對　三韓使人將至傳墨卿慮前言之不信也遂再薦先生於朝御筆以秘書郎名仍令上殿先生乃至京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佑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佑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

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佑熈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是時蔡京已斥其子攸等猶用事

七年乙巳七十三歲任祕書郎　二月遷著作郎　三月與執政論事劄子　時朝廷政事失節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知世必有變因爲執政盡言之劄子大略曰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爲謀身之計耳不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輙條具十數事以裨國論其一謂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稅則百姓何憚不流亾而爲盜乎宜從前詔一切放免其二謂茶租錢如故而搉法愈密宜少寬之其三謂均敷鹽鈔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

其四謂今欲復轉般而糴本取之諸路諸路漕計不足則取於民而已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其五謂浙江須買錢不時得郡縣蓋有自取之者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值其六謂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為銅以輸官宜下諸路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其七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又聞燕地多閒田宜募邊民為弓箭手如陝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其八謂山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山東之兵無所統制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為謀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其九乞令兩浙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其十謂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天子爪牙不宜有間若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書凡四千餘言執政不能用

七月十二日上殿進劄子三道除邇英殿說書劄子大要

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與夫安民之道要在知人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帝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邇英殿說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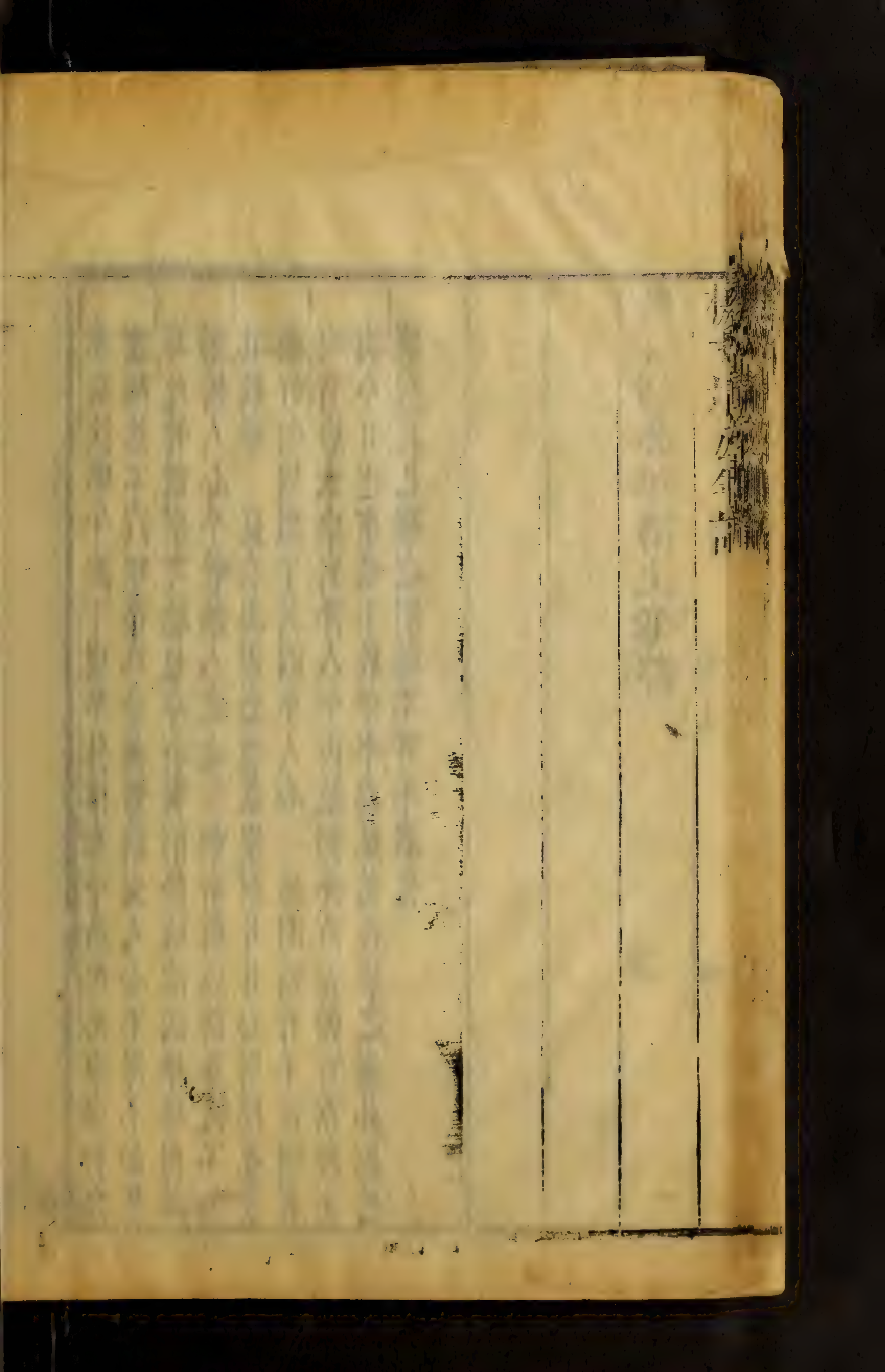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二十六日復與執政劄子是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先生

於二十六日復與執政劄子畧云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燃當自奮勵進賢退姦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正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不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當於要害處嚴爲守備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又謂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畧無所得則當自困若攻城掠地當遣援兵追襲

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啣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寔在山澤摘山煮海之計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推貨所入歲以千萬計諸路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因以爲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之民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仰者東南而已二浙災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爲鑒昔唐方用兵之時裴度復相則先開謁禁以延見士大夫爲急故能有成功自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

咨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獨智自運悤然不以軍務爲念哉蓋鎭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驗也今有警則修城池試掛搭得無動搖人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塡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　夏有異而念墳墓懷閭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奸細伺隙于其間乎人心一搖則禍有不可測者矣昔唐太宗寘降人于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之事類不數年卒爲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晩矣此已事之明驗不可不鑒也

楊文靖公年譜上卷終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卷下

錫山後學張　夏補編

第十八世孫泰來　鏞恭較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七十四歲任著作郎兼侍經筵　正月二十三日上殿進劄子言時事

敵人圍京城先生慮之於二十一日乞上殿敷奏當日得旨令明日上殿以蕃使對展期二十三日進劄子言時事凡七畧曰臣竊見敵人駐兵城外需求無厭遲回不去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爲之備如

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名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之未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敵氣自懾矣軍無紀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亾童貫爲三路統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大河天險也棄而不守使敵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矣釋而不誅則將士不可復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鑒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已敵騎之來巳至城下而朝

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此斥堠不明帥臣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覘國則勝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賞有罪必誅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為大臣所誤凡蠹國害民之政輕費妄用裁革殆盡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位其克己內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敘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況當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今日之事觀之敵兵在境上貽陛下宵旰之憂竭府庫疲民力甘心臣服城下之恥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責也乃皆首為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為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遁矣獨陛下與后妃皇子留居

宮中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爲身謀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雖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陛下之家法所當守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肝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以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爲歷世之禍大矣國家自童貫握兵爲國生事二十餘年朝廷不聞中外各竭其力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至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也比見勅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訐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下夕改者故民不信令陛下即位之初一言之出臣下稟令

四海觀聽尤不可不謹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詞少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敵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臣願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天下幸甚且錄五代史傳以進帝甚納之

二月八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具辭免不允

十三日上殿進劄子乞擇宰相 略曰比聞士民伏闕以數萬計詬詈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天實討之方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宜考擇非得眞賢不足勝其任也

十八日上殿極言和議之非請命將出師并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方略 敵兵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先生上殿極言其不可略曰

臣竊惟河朔為朝廷重地三鎮又為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於藝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艱難甚矣一旦棄之敵人姑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以為經遠之計則未也方敵人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艛艪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也河朔郡縣爪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邊面裂而為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籓籬之固敵騎長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遠之計則未也傳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朝廷寧忍坐視而不為之救乎臣竊謂三鎮

拒其前吾以衆兵躡其後使之背腹受敵宜若可爲也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陛下召至榻前問以方畧可否必有定論苟得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欲專守和議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爲無辭矣當是時金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願
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再上疏請出師論三鎭不可棄

時欽宗以先生前疏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又爭之曰比聞敵人駐兵磁相破大名刼金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鎭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敵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敢

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爲壯是舉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筭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惰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也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

三月疏請誅總帥姚古

略曰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知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未有不以爲重地也黏罕一舉而取契丹劇敵也今圍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爲援逗留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

此何以用人臣願陛下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又上疏畧曰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爲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願詔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留之罪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敵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

疏上不報後姚古卒以失律安置廣州

疏請逐李邦彥李鄴 略云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奏使失辭惟敵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寇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先生復以爲言上因俱

黜之

召對命兼國子監祭酒 時李綱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萬人朝廷慮其鼓亂欲防禁之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因召對先生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德望爲人所欽服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逾於卿遂以命之

四月疏請褒卹元佑黨籍諸臣及建中初諫官 先生上言元佑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于是元佑諸臣皆次第牽復

疏請罷詳議司 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爲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

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佐貳也從之

五月疏論王安石邪說之禍不宜配享孔廟詔從之

先生自弱冠已知王氏學術之謬至是自以身任言責又侍經幃兼師儒之職可以盡言不顧怨謗遂疏論之畧曰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爲則致今日之禍者寔安石有以啓之也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

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以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寔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爲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寔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伏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猶降居從祀之列　按胡文定作先生志銘備載前疏語五峯疑爲迂濶文定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爲言者所劾會有旨學官並罷遂罷祭酒時諸生習業用王氏學以取科第且經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先生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之會學官中有忿爭者得旨學官並罷而先生亦罷祭酒

初十日奏乞罷諫省四具奏不允

六月四日奏乞致仕不允　除給事中三具辭乞致仕不允

七月疏請改正宣仁皇太后謗史併乞復元佑皇后位號宣仁皇后保佑哲宗枉被誣謗久而未明至是先生乞令史官共議改修昭洗王珪爲臣不忠

之名追奪蔡確冒受封贈之典上俱從之先生又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未行尋遇建炎改元遂尊爲元佑太后改號隆佑太后

初四日除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嵩山崇福宮三具奏辭免直學士　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旨云

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閒辭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

陛辭上書　書幾四千言首言君臣相與之際當以誠意爲主人君之任臣在愼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次請修擇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凡姦贓之吏當肆諸市朝

投之嶺海又陳茶鹽二法爲害請除之且言國初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爲憂今貢賦之入十倍于前時而日以不足爲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也伏望明詔大臣爲靖康會計錄取皇佑元豐元佑三書以爲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而其末則曰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修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敦諭大臣潤略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軍旅練兵選將爲戰守之備庶乎大綱舉而萬目張不勝幸望之至

二年 五月以後建炎元年 丁未七十五歲任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四月二帝北狩五月康王即位先生有賀登寶位表

七月十五日有旨召赴行在二十一日具奏辭免奉以政府呂好問等薦有旨令先生乘騎赴用

旨不允先生具奏乞致仕又申狀尚書省辭之御批曰卿雖年老精力未衰才高德厚計智明辨謀爲有聲朕不允其退先生乃由楚州進赴行在

十二月二十五日除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具辭勑曰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

不允庶幾還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旣得其人當縻以秩徽猷閣待制楊某言垂當世名配前脩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于清班將每詢于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型之彥非貳卿崇奬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輔朕勿復言歸蓋內相汪藻草制寔紀當日聖

語也先生具辭甚懇且舉曾統以自代帝俱不允乃就職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戊申七十六歲在起部　二月覃恩轉朝散大夫先生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帝深然之

除兼侍講具辭不允先生方乞宮祠又有講幄之命懇辭不獲乃建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

二月十五日上章乞出賜詔不允謝表有云敢不勉服訓詞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脩

四月十九日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賜對衣金帶紫金魚袋遂還自維揚復寓毗陵先生上章丐外帝命以直學士仍前朝散大夫奉宮祠旨下復疏辭直學士之職不允乃上表謝遂離維揚復寓毗陵時維揚帝之行在也

十一月自毗陵還南劍之將樂自是優游林泉日以著書講學爲事

三年己酉七十七歲復龜山之故居將樂更寇亂民居皆毀盜敬先生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後庚寅歲盜再過之復大書其門曰此楊先生之居也不可燬論者謂昔鄭康成之閭能使黃巾敬避千載再見云

與執政爲地方求恩書

書曰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劒臨汀邵武四郡爲羣兇焚刼蕩盡無孑遺而將樂爲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無歲常賦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飢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羣起而爲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爲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闔境之內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災傷飢羸之餘然剝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訴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須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之使復業爲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羣聚踵敝廬以告謂某嘗遊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

當復于與時事拒之至於再至於三去而復來不可卻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固已畫計無遺矣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閔也若嘗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為賜不淺矣書上尋得蠲免鄉人德之

與吳守請免科敷書

書曰茍劉陷溢亭則建城逼矣奈何倣鄉民兵前此効用獲級者不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肯復為用耶鄉中去歲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悉變為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事以來民飢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為亂邑人日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稅錢科

敷是速其爲亂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則所科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某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百人爲一畨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爲制馭不至自擾也　是歲三月苗劉作亂四月帝復位苗劉遁先生有賀復辟表

四年庚戌七十八歲居鄉　與劉希範論時事書 書曰其竊觀東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逾時復有旨還浙西銳然有[illegible]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遷延四明欲乘桴爲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某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爲根

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乏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唐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爲應援萬一餽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慮也某竊謂隆佑在虔而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爲根本也任蕭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荊南湖南之覃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爲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爲二處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足爲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檄韓劉二將協力收建康爲急又有與李泰發吳大卿二書大意同蓋先生草莽中不忘國計如此　時建陽松溪盜起潰兵又入建劍先生以遷避冒暑濕歸而發瘧久始痊然病中好親書卷亦不輟文字

八月作沙縣諫議陳公祠堂記記曰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

兄弟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嘖嘖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詞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蓍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予以爲

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爲祠堂以奉公祀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

十一月準告轉朝請大夫依前龍圖閣直學士賜紫金魚袋致仕 先生上章告老得旨轉官致仕有謝表

紹興元年辛亥七十九歲居鄉

二年壬子八十歲居鄉　答張子韶書 書云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

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迴屈不能爲也三復欽歎公
之名德巳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于外
然復之時羣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
在下所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
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
入不能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
保尚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
而止之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
艮上而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
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于俱傷
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
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
天且不能暴爲之況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
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切聞
左右巳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
游之好故輒及之欲公異時愼處之也

答胡康侯問政事書

略云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何足以知之自敵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爲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于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爲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構櫨店楔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兆中不可以無權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若用智以爲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不慎與

給事胡公上宰相書以經筵薦 略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某造養清遠獨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禆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　初建炎戊申向忠毅公子韶守淮寧府適有邊警先生聞之即歎曰向公必死矣爲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闔門見害蓋知其素守也是年先生爲作墓志銘

三年癸丑八十一歲居鄉　**三經義辯日錄辯字說辯成**

先生於新學最精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念學者陷溺巳深雖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徒取怨於其徒而巳後生晚學未必眞知其非也于是取其書害理義處悉力剖闢以正王氏之失先成三經義辨次及日錄字說士始不爲所惑厥功茂焉

作鄒侍郎奏議集序

序曰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資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

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旨奸諛之徒惡其害巳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寔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眞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辨明者公既沒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畧盡而正論行焉眞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栴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予為序余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誣也

復胡康侯論春秋傳義書

胡公避地豐城遣人致問及質正春秋傳義復書曰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嘗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黙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

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爲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當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災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公更思之如何

與李伯紀書

書曰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世路日艱棘毒流四

方淮浙爲甚延及吾閩盜賊蜂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歎鈞旆南還士論以爲天意必有在宇內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覲他須面承乃究時李公綱湖廣宣撫使奉祠囘里値浙閩日多故先生更以爲行朝之

慶故及之

答胡康侯編集伊川語錄書

略曰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又書曰近宣幹喻子才云有本甚多許到浙中便附來

順昌廖剛用中來問學　剛質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蹠一意使剛求之剛退謂門人曰此亦易曉耳先生乃以此爲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子意之所解者爲先生言之剛卽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

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盍爲我言之剛曰自早至暮孜孜爲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早至暮孜孜爲不美事者蹠之徒也先生曰于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恐子誤以利作善會耳其謹思之

十月建安張才邵來問學　才邵劉陽石刻自記曰初謁先生於龜山之故居先生年八十一矣著帽衣袍而出神清氣和望之固知其爲仁厚君子也才邵因投贄求教且請納拜講師弟子禮先生辭力請方允旣而叩之曰才邵晚進小生久仰大名今此爲道而來敢問孔孟之所傳學者之所當學先生誨以熟讀論語請益曰將論仁處仔細玩味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皆須躬行之才邵又曰斯卽謂之仁乎先生曰此乃求仁之方仁則未易言也才邵退而憩龜山僧舍見牕壁間多題卦名及訓釋爻象詢之僧云先生與其壻

陳公幾叟寓此講易時所題也留三宿凡四見而歸臨別先生謂才卲曰僕老矣待盡山林子方青春南北靡定恐不復見願力學自愛才卲愀然爲之動心對曰荷先生至誠發藥罔致棄墜既歸再越月馳書候先生安否且問先生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河南先生謂恐是音字訛而爲三月又謂小人之中庸脫一反字不知果可增改否先生書答曰承質所疑蓋河南之意以爲聖人胸中無留物不應忘味至于三月故疑音字之訛古今文書訛舛非一如韓文舊本曰日我其間今本曰日哦尚書監本曰敢對揚天子休命今本曰之休命但於理無礙皆可不必拘泥也才卲紹興末令劉陽刻此于石距先生在縣時六十六年矣

四年甲寅八十二歲居鄉　答胡康侯寄示伊川語錄

初先生與游定夫書曰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書之論皆歸之以爲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眞者某欲收聚删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更博爲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侯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爲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書往而定夫卒後康侯以編集囑先生答之至是在衡陽寄到伊川語錄寫本二册復書畧曰語錄嘗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册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又書曰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删潤非旬日可了也侯書成即納去

是歲閩盜稍息將樂少寧而江北復擾車駕親征先生聞而憂之

五年乙卯八十三歲居鄉　二月作浦城縣學重修文宣王殿記

略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余考之周官司徒以智仁聖義中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嘗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孰為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林藪英材輩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

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溉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

與蕭子莊書 書曰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詞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鬨然羣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雖有定論而學者眞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閑因摭三經義有害理處是正之以示後學文字多未暇錄去俟小子早晚帶行過仙邑可一覽也

三月望日與諸友相地於西山

四月廿四日辰時先生終于正寢 先生於三月得腳氣疾繼而喘嗽然

亦未嘗伏枕至四月中疾勢雖稍而起居飲食如常二十三日與壻西山李郁談論如平日二十四日晨興盥漱諸子侍側語言不覺有異粥罷再就枕視之則先生已逝矣壽八十有三子五人孫八人

十月二十二日葬先生于鏞州水南之原土名烏石排呂右史本中撰行狀胡侍講安國爲墓志銘

六年丙辰六月誥贈左大中大夫賜祭葬侍講朱震奏請下南劍州差人抄錄三經義葬仍乞加恤典奉旨准奏欽賜金銀二百兩帛絹二百疋仍令本州抄錄所著三經義葬繳尚書省贈左大中大夫賜祭葬翰林學士値史館范冲行制詞其後以諸子遇郊恩累贈至少師

十二年壬戌四月賜謚文靖

先生次子右修職郎迥奏請禮部太常寺同奉旨擬定申尚書省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合擬謚文靖欽依下勅起居舍人秘閣修撰尹焞行詞

咸淳三年丁卯八月勅建龜山書院于將樂縣

工部尚書馮夢時奏准御筆賜龜山書院額命有司春秋致祭仍詔郡縣撥田養士優䘏後人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八月詔贈太師追封吳國公

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先生親得程門道學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于先生及延平李先生侗康侯胡先生安國九峯蔡先生沉西山真先生德秀五儒並宜追崇封爵崇祀孔子廟庭江浙行省以其言具奏經中書省判送禮部行移翰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回呈至是學

士承旨危素等奏准送禮部定擬封爵謚號俱贈太師追封國公而先生封吳國各給誥頭宣命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給付且列于從祀以世變未及徧行天下云

明成化元年甲申勅建道南書院於將樂縣

弘治九年丙辰七月初八日詔封先生爲將樂伯從祀

孔子廟庭先是紹興知府彭誼將樂縣貢生何昇南監祭酒謝鐸等屢疏先生道德功業請補從祀廷議未定至是國子監博士楊廷用復請之該禮部關送翰林院議奏于是掌翰林院事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程敏政詳議具題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徐溥等覆奏奉 聖旨是准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位列宋儒司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越明年爲弘治十年三月先生十二代

孫楊華楊穆等

赴京上表謝恩

楊龜山先生全集序

道統至周末而有洙泗攺帝王君相爲師儒此大開闢也歷宋朝而有伊洛攺文章技藝諸子百家釋老二氏爲道學又一開闢也然孔子之道得孟子願學而始尊實由曾子子思以傳之二程子之道得朱子表章而始定亦由楊氏及羅氏李氏以傳之故前人請補祀羅李者遡程楊遞傳之緒推其功不下曾思則龜山先生之功之大可知矣先生在諸儒中體全用備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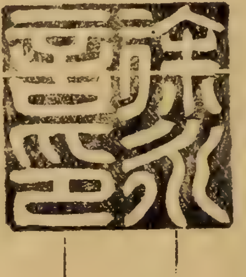
當世澤流後來非其他詞章訓詁迂僻朽腐可
比間取其集一莊誦之大旨宗六經師二程論
本體則道性善論工夫則主無欲觀未發論理
義則硏極理一分殊之辨具在與諸公書問中
至於闢安石新經黜去其配享斥靖康和議爭
三鎭不可去請雪宣仁太后謗史而復尊元祐
學術讜議危言不爲衆奪感動君相朝請夕行
諸奏議堪與日月爭光而凡南渡以後宗李伭
復朱張正學遂無能出其範圍此眞以立言爲

立德立功而不朽者然則是集視紙上陳言相去萬萬可一日輟讀乎予以庸材承乏錫邑幸得觀光東林每遇春秋秩祀旣罄折道南祠下又辱諸縉紳先生不棄謬以講席見招數年以來與諸象賢益習會先生裔孫慶徵以重校刻是集工費甚艱余勉捐俸拾金以助其成駸駸告竣叩署問序因讀其小引知其先人早有梓行之志其亡兄又爲之而未竟今成之者則慶徵力也予伏思之道南一語發於程子踐於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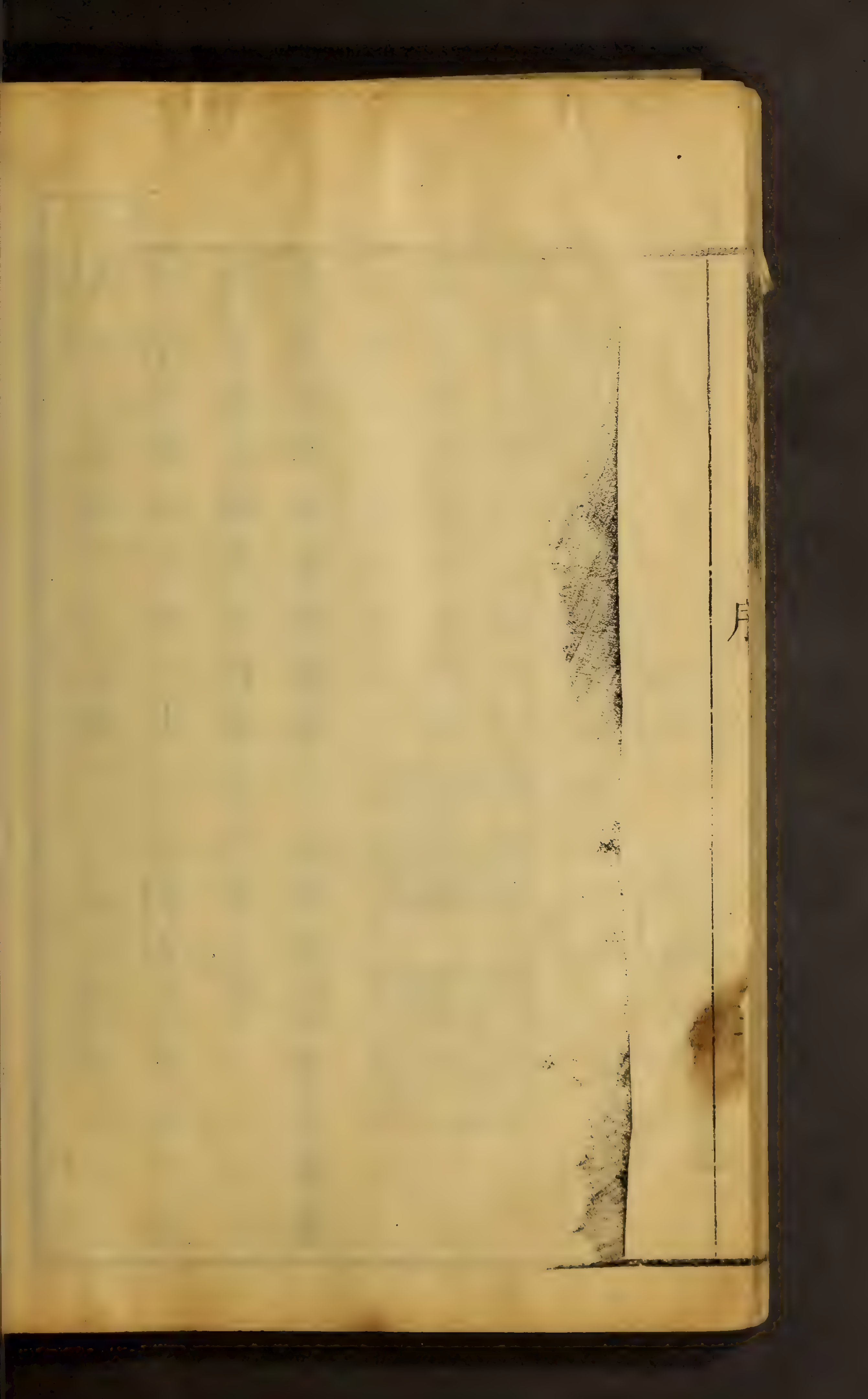
山大驗於朱子以迄今日可謂盛矣蓋北之爲言朔也蘇也於時爲冬於卦爲坎於月爲子於律爲黃鐘南之爲言任也大也於時爲夏於卦爲離於月爲午於律爲蕤賓自北而南道之序然也夫江浙同在天下之南且先生嘗令蕭山過化非遠而予族祖曰仁公從學稽山書院作陽明傳習錄實一脉遙承故予於先生是集重梓慨然有弓冶之慕焉惜乎質下有志未逮也雖然

聖皇在上道運方昌孰謂天下之大無傳宗如羅氏李氏集成如朱子其人者出而衍伊洛洙泗之派也哉願與宇內學者共勗之昔

康熙癸酉季春無錫令山陰後學徐永言謹書







楊文靖公文集序

自執中精一之統開道至孔子而大至孟子而尊孟子沒而道統微亾於秦而雜於漢唐昌黎氏得其粗而下此無聞焉至周子通書太極圖而道復著至程子而道益明是程子之學所以紹往聖開來者而千萬年統系之宗實由乎此葢斯時見知者謝顯道游定夫尹彥明皆程門高弟而道統之傳惟龜山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學主乎無欲無欲斯無外物之擾體驗於喜怒

哀樂之未發以析其理一分殊之旨故體無不
備用無不周凡舉以告君臣國經世明道之言
一本諸誠意正心之學其言如典謨箴訓之不
可易而千古之所奉爲指歸者也然匪徒以立
德立言爲先生重也先生官諫議僅三月而昌
言入告皆未雨綢繆之計至其斥王氏學排靖
康和議雪宣仁太后誣尤爲萬古綱常名教之
係至今讀其書猶想見其浩然之氣充周於天
地之間此豈膚淺學術可擬議其萬一者乎余

謂先生之學眞能學其所行先生之行眞能行
其所學葢非止著書立說爲紙上陳言而已也
先君司馬公幸從東林諸君子後向余髫年侍
側每聞先君言東林爲先生寓吳講學之地故
先君一生言規行矩無不以先生爲法今復以
常郡五邑諸君子之褒揚得從祀先生廟廷雖
生不同時居不一地而淵源一脉不可謂無其
自也甲戌夏余奉先君主入祠因識先生十八
世孫慶徵遂得盡讀先生之文會剞劂將畢問

序於余因述道統之所自以明先生言行之相副者如此至其發明大學中庸之微旨載之性理布之學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斯則先生內
聖外王之學可以參觀而得又非是集之所能盡也

旹

康熙歲次甲戌季夏常州府武進縣知縣河朔
後學王元烜拜撰

宋文靖公楊龜山先生文集序

自孔孟教湮大道榛蕪曲學小儒莫爲統主各憑臆見所推測人自著書家自立說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孔孟一綫相傳若滅若沒亦已久矣漢惟一江都明天道之大原唐惟一昌黎知傳道之有統其他說經講學非不著見一時以求克當于守先待後之人槩乎未之聞也至有宋諸大儒溯洙泗之淵源明踐修之實詣講堂書院代有名賢語錄遺書人賚私淑

元明繼之遞相祖述垂六七百年永樂初有詔儒臣纂輯性理一編集歷代論說之大成表章世統緒之有本而採輯繁多純駁互見自存誠主敬强恕力行本五經四子書明白發揮而外至天人性命之原大道有無之旨不曰聖人不語應屬幽深則曰夫子罕言別有意旨以一己獨出之心思爲千聖不傳之秘奥嗚呼孔孟之道直如大路明自通幽微於顯驗豈眞有不言不發必俟千百世以後之人從而言之發之哉

若文靖公楊龜山先生少有志于絕學登進士第不就官從事二程之門學成而歸明道有道南之歎余少從性理書讀其論辨諸說未得見其全書頃於梁溪有先生裔孫慶徵為余兄今蒿學使首拔士高才積學淵源有自得與之遊以所鐫先生文集授余屬為序余幼而失怙學殖荒落於先生行業文章如望洋向若而莫測其涯涘嘗反復先學士公四書講錄尋味抽思偶有所得如聞謦欬之音以孤貧旅處未能手

爲校梓輒掩卷而泣及官比部始得裒輯更續刻詩文遂爲全集今讀先生書而玩味之通諸先大夫講錄眞如左右逢源因歎先生論橫渠西銘第一書辨介甫新經諸謬說以及斥和議爭三鎭雪宣仁尊元祐歷事五朝言論風采所關軍國存亾廷臣邪正一本學術爲事功夫西銘一書于時推橫渠爲孟子後一人誰敢論其得失先生以有體無用辨之而後理一分殊之說始出猶得使人見于意言之外不致孔墨混

爲一途介甫似是而非熒惑主聽于時指斥程氏爲僞學相顧而莫敢言先生黜其從祀正其詖説朝野莫不韙之學問之道先立其大見地卓然確乎不拔又何有于審時度勢爲社稷蒼生殫忠誠以入告耶其與由賜諸賢得其門而升其堂可爲不愧而後知有志聖賢之學不徒以窮高極深爲至而以篤信守死爲功于先生見之矣讀先生書不揣固陋以生平管窺一班者撮其梗槩而言之甲戌孟冬楚武陵後學胡

獻徵序

楊龜山先生文集序

宋自熙寧間用新法紛更而菑害並至雖善者無如何矣蓋惟強辨堅志所以老成盈廷即司馬韓富累朝顧命諸君子欲沮其計莫能爲也況其他乎迨紹聖從三十餘年亙元祐而復熙寧馴致靖康之禍方是時紹述之焰方張孰敢攖其鋒哉龜山先生乃以州縣召起而極言之不以薦辟之私稍遺攻擊之力然直道雖伸國事已無救矣陵遲至於建炎紹興壞亂已極又

與和靖尹先生諸公力排和議其時執政敢怒而不敢顯讐宋之道學特立於程氏之門有體有用坐而言起而可行功效卓卓者楊尹兩先生也雖迄無濟彼相亦屢斥矣其再用也則羽翼爾布邪說易惑而宋祚當移也嗚呼富國開邊是急則變法聚財之說必售徽欽既還置高宗於何地則和之說必售卽百先生何以奪之論者顧藉口以爲道學無補於宋夫使道學無補孔子在魯樹立若是其閎達卒去於彼婦之

口三極益張亦得謂無補於魯乎蓋道學之興天原爲萬世人心計而一時之存亾天固莫能囘也然卽莫能囘終亦消沮姦人之焰以延國脈而訖於崖山者謂非諸公之誠有以格天心於萬一不可也功不亦偉哉先生裔孫慶徵以所鐫先生之集示余余不能序也既而走其令子慎修至鄂城再請是皆能光祖德者余因得叙先生之集而論其大者如此若夫詞章之學非所以敘先生也

康熙歲次甲戌孟冬後學宛平王燕拜撰

楊龜山先生文集書後

昌黎文公叙道統之傳遞及孟子始合而斷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信哉如孟子之功公推尊之以爲不在禹下然后人知其闢楊墨不知其尤在于距告子蓋告子之力量非楊墨可比觀其未四十不動心若非孟子之英氣眀辨烏能使之消阻哉乃其冷燼餘瀋生之謂性四字爲后世禪宗之祖象山陽明竊而秘之尙皆人

以抗顏高座號召時流何况當日則知孟子片
言折服可謂有大功于世矣龜山先生當安石
恣媢之日蔓說亂經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韓
之術天下靡然京惇輩又從而煽之助爲神怪
禍徙封彊秘書之召孰不謂末之也已然先生
應召而往而遽剗其王爵撤其配位劈毀三經
雖蒙訕詘跲而愈奮使學者曉然知新學之謬
一歸于正磨不磷涅不淄宣聖家法非先生其
孰能與于斯而議者乃以南渡未能救正疑其

自處太高嗚呼畏天命而憫人窮先生之用心豈肯自有餘而已哉變出不測勢無可爲聖人固不能不委之于天矣何執以輕訾其出處耶葢先生闢荆舒功勝于闢佛老猶孟子距告子功倍于距楊墨扶墜緒廻狂瀾卒使吾道南矣之言信如左券何其卓絕也璲自乙巳冬遊錫山從稾旃高夫子過東林瞻拜道南祠下嚮往之私歲月云邁今秋先生十九世孫艮士持吾友秋紹張子書自錫來漢儼然顧余于旅寓以

新梓先生集見眎且徵余言卽張書亦以鍾呂之音相期以璲之鄙陋得厠名末簡竊附不朽豈不甚幸顧無能稍窺堂奧萬一獨謂其闢王氏之功不在孟子下至于力排和議累牘連章皆軍國至計使當日盡能聽用豈曰小補洵內聖外王體用一源程門第一人也莊誦之餘勉爲推本其說綴于卷末藉以請正于秋紹暨艮士尊父燕又先生嘗必更有以進之

時

康熙甲戌陽月乙未紫陽學人汪璲拜手謹撰

于漢寓之客窩





楊龜山先生文集序

自孟子有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言天資純而強有力者莫不以斯道自任內聖外王之學則道所由臻也然語以斯道或不辭語以內聖外王多謙讓不敢任其亦未思聖與王之實而震於其名不復研求致力耳蓋聖爲通明王爲無私不能通明道何由見不能無私道何由行今指人曰不解事則必咈曰能直性則必俞夫聖之通明解事之極耳王之無私直性之充耳內聖

外王之學豈異人事惟浚悉夫堯舜與人同之體而格物致知以幾乎通明正心誠意以進於無私斯即精一執中道統所由傳也孟子殁世失其傳濂洛關閩諸子起而承之閩為朱子而楊子實開之史稱楊子既見明道於言無所不悅明道喜其明敏獨以大賓敬之及辭歸有吾道南矣之嘆夫世有求道終身而不知道者何楊子易臻如此信乎人皆可以為堯舜人性上不容加一物二語為孟子楊子古今心印矣無

錫舊有楊龜山先生講舍今東林書院是也先生十八世孫慶徵爲余昔所拔士素以遠器相期别十有八年而於庚申辛酉間不期而聚首章江者凡三聚必旬日爲閱其文序其詩見其所學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洵不愧其先世矣今令子愼修四載以來兩客武昌前後得溪談於黃鶴白雲邊知爲千里駒也而此遊乃以重鋟先生集見示請爲其序余何敢序先生集然而守先待後之事正未逮而有志焉况余嘗衡文

吳會每過錫驛輒仰止東林意先生流風餘韻
必有存焉者乎時以
簡命在身未嘗一蒞至今尚有餘憾其於斯刻敢
辭執鞭也耶三讀全集并其年譜從而按之若
當年薦之者不喜陷之者不問即劾之亦不辯
而其入對也惟以執中建極爲先他如改正宣
仁謗史復元祐皇后位號褒卹元祐黨籍諸人
論荆舒去其配享其見之行事者如此所謂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宜乎遠邇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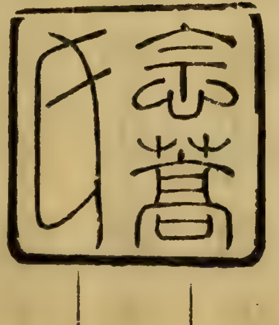
外慕之敬之無異詞也
今天子倡明道學如日中天宇內聞道南之風而
起者往往皆是豈一朝夕之故良由先生繼洛
開閩燭理精深辨義嚴切於天下事不立異同
不顧恩怨一視其是非好惡之公無非聖功王
道之極爲之風勵無窮興起有待而先生功在
中樞可知矣今而後學者其知所從事由程楊
遡授淵源以上尋孔孟之緒內聖外王之學將
有傳焉然則楊生克承前志不遺餘力以謀是

集之成者其功豈獨爲述祖德而已哉時

康熙三十有六年丁丑夏五前三吳學使荊南

後學胡在恪敬題於鄂城寓舍





跋新鐫龜山先生全集後

龜山先生全集舊有藏版於毘陵道南書院因國初散佚遂無復存惟吾友楊子爾行爲先生廿八世孫先生孫諱航倅常州占籍錫之垂慶里里有楊墓村世家橋子孫世居歷載尤明邑乘爲漢上派謀梓是集於康熙辛亥壬子間及半而止丁卯爾行歿其難弟燕又續梓之遲遲歲月未即行世固工費之不敷抑亦釐訂之甚力也爾行燕又皆伯愼先生所出往讀補念秦太史撰伯愼先生誌銘謂其初受業於明經觀

龍黃公如黃公著半豹錄禮樂全書皆先生所
校既而執經高忠憲先生門下進侍講席退條
問答於性命微旨慄然有得又與其族望維斗
先生砥礪親切爲最久嘗編次龜山先生之集
而手錄之欲梓未逮朝夕莊誦高子遺書言動
相準晚歲更多所著述以知伯愼先生之人品
學問卓然不羣如此也故其後能世家學彰祖
德而余於燕又非泛然交閱五十年如一日初
見其習科舉業髫年連擢冠軍迄不遇守歲薦

平居潛心學道思慕先賢近且親守南祠紹衣勿替兼體先志案頭置龜山先生集若干部披玩不忍釋手而又悉心併力於是集之成既成屬余序序則何敢特燕又續梓之功表章之力爲非小補是宜書也

康熙乙酉仲春既望錫山後學張夏謹識



楊龜山先生文集序

道統之傳開之者堯舜繼之者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接其傳者爲程子朱子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爲相皆得時行道者也故道以位而行由孔子而下下而爲師爲儒皆著書明道者也故道以言而傳孟子傳孔子之道者也而親承者有曾子子思子故孟子得以接其統朱子傳程子之道者也而親承者有龜山先生故朱子得以紹其緒先生立雪程門求道切而信

道篤于程子之道無不身體而力行之故當時傳程子之學者雖多而得其正宗者惟先生其聞道而歸也明道先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嗣是而講學於毘陵毘陵有勅建祠祀之講學於錫山錫山有東林書院焉雖朱子得之李延平延平得之羅仲素仲素得之先生其傳稱盛於八閩而毘陵錫山實先生講學之地又先生孫諱航倅常州占籍於錫山之讓里故今子孫繁衍在郡在邑彬彬稱文學者指不勝屈如先生

十八世孫慶徵積勵潛修方登歲薦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也乃以所鐫先生之集問序於余余不文何足以傳先生然念志學以來仰慕先生者有年今得是集以寄景行之思使余不墜於末流之俗學而與聞夫聖賢之大道而余之名或得藉先生以傳也幸也抑余因之有感焉自聖學失傳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大抵皆科舉之學耳幸叨一第舉生平所學盡棄之而聰明特達之士又好爲詞章以取悅於世

噫聖賢之學不講大道何由而明哉濂溪先生曰文所以載道也文不載道如飾虛車先生之文先生之道之所寓也世之讀是集者能由先生之文而求先生之道因以上遡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而下以廣程朱之傳於無窮則先生之繼往聖而開來學者方未有艾也是則余之志也夫是則余之志也夫

康熙歲次丁亥夏五月

賜同進士出身正議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

學濬川張伯行拜書



宋楊文靖公全集各舊鐫本序目

一將樂鐫本十六卷明弘治壬戌將樂令江東後學李熙刻有序今

梓入

又丁應奎序祿江後學序於宋咸淳己巳今梓入

又程敏政跋新安后學跋於明弘治辛酉今梓入

一常州鐫本三十六卷版藏郡祠久經散帙今不可考

一宜興鐫本三十五卷明弘治間都憲荆溪后學沈暉刻有序今

梓入

一將樂舊鐫本四十二卷明萬曆辛卯將樂令潮陽后學林熙

春刻有序
今梓入

又耿定力序 閩學使楚黃后學序於明萬曆庚寅

又李　縉序 豐城后學序於明萬曆辛卯

一將樂新鐫本四十二卷 國朝順治間將樂縣裔孫楊令聞刻

蕭　璨序 將樂后學序於明嘉靖戊午

又林　錮序 西墉后學序於明萬曆壬午

又閔　度序 閩學使茗水后學序於順治庚寅

又王孫蕃序 右雄后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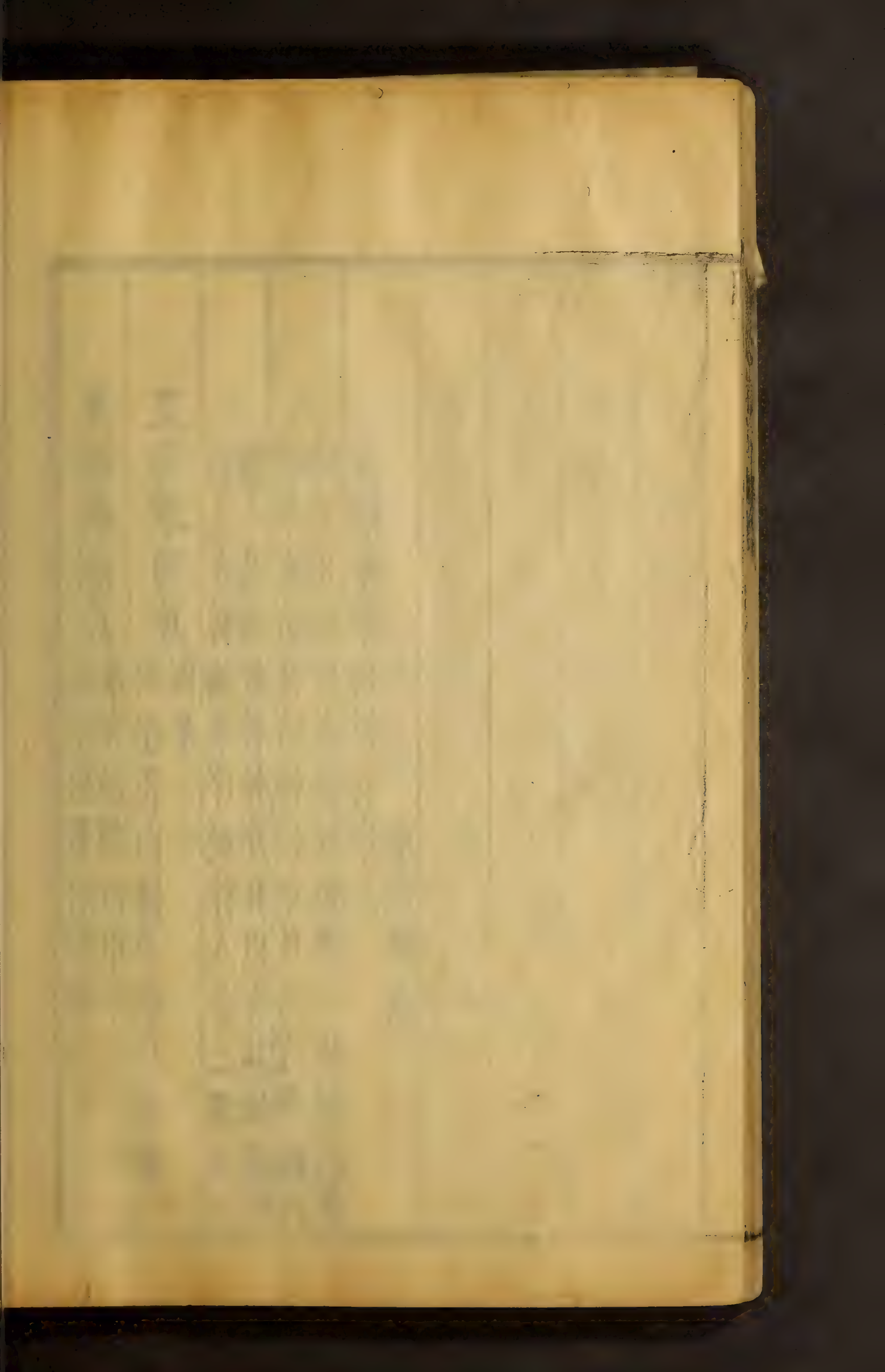
又楊思聖序 弘文院編修鉅鹿裔孫序於順治辛卯

又孔興訓序延平府署將樂縣事尼山後學序於順治甲午

又陸求可序閩學使山陽后學序於康熙丙午

以上各舊鐫本序跋梓入者止四五篇餘不及悉載特梓序目以存其姓氏新求序文隨發隨梓按年月為次序因列諸先正舊序之後故概用一格鐫之若後附年譜則另有序也

慶徵謹識



程篁墩學士手錄宋儒龜山楊文靖公所著詩文并雜著凡若干釐爲一十六卷篁墩取其所得者錄之而其全集非盡於此也京師士夫家間有抄本以傳考之龜山在宋靖康間晚年被召致位通顯其所論諫一本於道匡時補弊之策的然可行說者謂能用其言也須救一半特其言不用而使事功不見於當時惜哉雖然龜山之道子程子之道也程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所傳者龜山上承伊洛

下倡南閩一傳而得豫章再傳而得延平逮夫考亭朱子極大盡精折衷諸家之緒論而集羣儒之大成俾數千載之道晦而復明者龜山行道之功不可見而傳道之功固不偉哉將樂舊有先生書院在龜山下熈來尹於茲獲謁瞻遺像項因詣京嘗疏　請欲崇鄉祀祿卹其後事下未行因過翰林蘄先生坐間乃以是編授熈閱之爰假以歸於戲自龜山沒至今三百有餘年其書之行於世者語錄年譜之外無傳焉表

勵風教俾君子之澤不斬於後世者正有司事
也矧是編所載辨異端闢邪說崇正道淑人心
皆龜山精神心術之藴學之正而道之存乎是
尤所宜傳也熙與縣簿金君瓚各捐俸刻梓者
三之一司訓朱君導出齋夫錢梓十片諸生熊
威揭豐各梓十有五片義民李富李坦翁璟闓
而樂成之富梓四十坦與璟各三十有五云
弘治十四年壬戌歲春二月丁祀日
賜進士第延平府將樂縣知縣江東後學李熙

謹書

龜山楊文靖與游謝諸公並學程門師友淵源道也非文也伊川與門人小簡嘗云每勸楊某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嗚呼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非千古聖賢心法乎道學之中否邪說暴行有作至於不可扶持然後收召諸老以鎮壓人望小人之術巧矣而未知爲君子謀也龜山晚而遭遇致位通顯所條時事鑿鑿皆可用語而辨經術之誤明謗史之誣則後世舉不能易也嗚呼使其言獲盡用則猶

可救半决不至爲無窮之遺憾矣劉其過化之邑公嘗以催科不偶於當路邑且然而况事有大於邑者哉士君子得時行道之爲難何其不然邑故有公祠好是懿德民之秉彝者然也朱君主學事既新其祠復鋟其文簿正徐君攝邑而佐其費高山景行皆好仁之心賢矣哉君子不用於一時未嘗不重於後世天之未喪斯文也君子可以自信矣

咸淳己巳二月既望後學滌江丁應奎書

龜山先生文集三十五卷不傳於世久矣館閣有本關請閱之力不足以盡抄也抄其有得於心者重加彙次爲十六卷如右藏于家嗚呼先生之文豈後學所敢詮擇哉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而已

弘治十三年歲次辛酉秋八月二十有二日新安後學程敏政謹識



重刊龜山先生文靖楊公集序

龜山先生雖閩產而寓居毗陵十八年之久詩書道德之澤漸被吾人最多故郡城有祠語錄亦刻郡庠暉自爲諸生時嘗拜先生祠下得伏讀其在常所著諸文及出仕閩藩又手抄得將樂本全集三十五卷念欲翻刊於將樂及長沙瀏陽二縣意雖勤而力不逮弘治辛酉歲致政還鄉乃謀諸提學御史莆田黃公希武將刊於郡庠與語錄並傳亦不果時南陽王公懋學由

國子祭酒來任南京戶部亞卿子雅知其崇儒重道郎以是集奉求校正王公慨然以爲已任乃正其舛訛補其遺缺且欲刊行於南雍壽拜吏侍之　命還京仍以原本并新安程學士新刊十六卷見寄諭以必爲共成此書予乃招致儒士陸儀鍾瓚史元祥于家塾分卷書寫塾賓施怡重加對讀無差然後入梓仍命長男讓陳錫思孝朝夕供給饍廪筆劄之需并取　聖朝孝宗詔從祀孔庭恩典與宋史本傳文定胡公

墓誌銘呂本中行狀黃去疾年譜備錄卷首仍以李丞相諸公祭文幷葉水心湯東澗記附錄於後共爲一書既成衆謂不可無一言以記始末𡆵竊惟孔孟之道自秦漢以來失其傳至宋濂洛周程諸子而後續然但行於西北龜山師事二程始傳其道以南歷傳羅豫章李延平以授晦庵朱子遂集諸儒之大成大行其道於東南晚召入朝宏議讜言雖不能盡用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昭雪宣仁太后之

謗史追復元祐以來黨籍諸賢之職名史謂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皆出龜山今二程朱張之集皆刊行天下已久惟龜山遺文自宋元至今鮮傳豈斯文之顯晦各自有時晦於昔必當顯於今非人力所可爲乎第愧暉孤陋識見淺薄中間遺失尚多未足以傳四方謹藏於家塾以示吾黨同志之士苟有志於學道者但潛心於龜山則上泝周程以達孔孟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荆溪後學沈暉序



龜山先生全集後敘

夫有宋來理學稱東南矣而要之東南理學至千萬禩推爲鼻祖者夫誰與歸哉龜山楊先生產閩巖邑去洛蓋六千里餘矣風氣阻絶與環齊魯而居如七十者如三千者遠邇眞天壤然先生乃渡樵川涉盱江泛彭蠡泝江而漢而汝以踰於洛數年師事伯子卽嚴寒深雪跬步不離比歸而伯子且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而豫章氏延平氏元晦氏爲東南正宗者孰非始

自先生耶先生之晚出也後生少年猥有臆議此未度於時耳有宋式微滿朝和筴誰爲砥柱先生力持恢復書至六七上而無少變其說倘所稱善學孔子而庶幾不磷不緇非耶君子曰使當時盡用其言亦須救得一半眞知言矣先生之學之所自來有諸名公叙在不敢贅第其集僅存什一郎篤生地猶爾謂續先範後何余自官司理家得繕本爲卷四十有二爲篇七百有九爲字約二十一萬八千有奇迺告表章事

所部督學使耿公報可而鄉之縉紳若楊若揭若張若徐等各助貲至若干金遂召剞劂而付諸楮木蕆始工於庚寅八月脫板於辛卯二月書成上之大中丞趙公趙公經文緯武餘復讐校亥若豕焉以布諸八閩百世之下考東南流派得以遡宗及祖者則此書實左劵也雖然先生特理學為世眞儒耶自試令而直閣所至有用非屬空談令予髮鬖鬖長無聞猶幸吏先生闕里也倘吏先生闕里輒夷鄙闕里之生生息

息者卽盡取逸詞隻語裒之恐亦無當先生矣是爲叙

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朔日後學海陽林

熙春譔

衣南堂新鐫龜山始祖全集求序小引

始祖文靖公之在宋也學宗伊洛道倡東南事業文章光於日月裔孫慶徵何庸贅一詞所以諄諄焉者非敢頌揚先德之謂其謂是集成而急欲得當代大儒繼羅豫章李延平朱考亭夫子其人者而重爲之表章是則祖宗之靈奕葉之幸也夫祖集之行於世也非一日矣其鋟者非一地而選者叓不一人如劉陽爲過化之邑在宋咸淳其時當事已汲汲於新其祠而鋟其

文後此選本有分卷十六者則新安程學士之所訂也有分卷三十五者則荆溪沈都憲之所輯而南陽王吏侍之所校也有分卷四十二者一將樂官司理繕本一其邑後學即荆溪本而參之者也畧舉之亦足徵人心好德之同而海內誦習之弗衰矣况秘書之省鄴侯之架縹緗充棟安知我文靖公之著述不更有目所未經見者乎至於吾常以講學故地城之西隅有祠祠有遺像有藏版版爲三十六卷而語錄則刻

郡庠亦郁郁乎其文矣乃勝國之末非但在學者蕩然無存即在祠者亦失於典守而集亡矣慶徵十齡失怙遺有父書媿不能讀檢得先君夢鰲手錄文靖全集旣又得家雲伯所藏尚書莊簡公成校本蓋莊簡有志於梓而未逮先君有志於梓而又未逮卒遺是書也歲辛亥先兄用徵謀付剞劂計四十有二卷招致工書精刻者於家一切朝夕饘粥之需心力甚瘁乃刻甫及半而止隨以其版藏東林道南祠丁卯秋兄

且逝矣慶徵每遇春秋設祭或會講或朔望適祠輒以未全之集爲耿耿兼之堂廡積圮之人祠旁向無夾輔初祀生亡兄楊惟植營數椽分售居民久爲蹂躪破壞又轉展相售或有非類處於其間慶徵憂之用是竭綿悉償其原售之值其有過求者則倍益之方得歸還故宇修葺一新并南祠內外蕪穢蕩滌無餘土木傾危支撑益力於是觀瞻稍振丁丑八月親典守於兹躬灑掃焉密邇之餘實切紹衣之志而續成

先集一書其最急者也顧其文辭在宋南渡不無激烈而其卷帙次第不齊卽各卷之中多先後互異向來遞本如此今合已刊未刊定爲全集四十卷末附年譜二卷與將樂新舊鐫本卷數相符而其間詳加釐訂反覆推尋勞心竭目蓋已有年惟不遺餘力汲汲焉謀其成其庶幾自此可以充柱下之藏而致燃藜之照矣竊又以有是集必有叙是集者旣多先達之篇詎可無後勁之述敬求立德立言大君子錫之椽筆

鼓吹笙簧俾先集盛行兩間流傳千載其功在守先待後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慶徵亦得藉是以慰先人未逮之志成亾見未竟之業而要以垂始祖之書於不朽耳

康熙丁丑孟冬文靖十八世孫楊慶徵拜書

楊文靖公龜山先生文集目次

卷一

上書

卷三
表

卷五
經筵尚書講義

論語

卷六

經解春秋

移民移粟　仁者無敵

無道桓文　是心足王

今樂猶古　憂以天下

徵招角招　王欲行王政

好色好貨　聞誅一夫

姑舍女所學　亦運而已

君請擇　不遇魯侯

爾何曾比　不得於言

夫志氣帥　其爲氣也

勿忘勿助　伯夷柳下惠

卷八

王氏字說辨二

卷十

詩一

五言古風

卷十一

詩二

七言古風

向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
贈程舍人近侍入閩　岳陽書事
遣興　寄游定夫
過錢塘迎潮　觀獵
寄范正甫
吳子正招飲時權酒局不赴作詩戲之
寄題環翠樓　晩雨
贈醫者鄧獻臣
與將樂令會飲揖仙亭

詩三

五言律

七言律

卷十三

詩四

七言絶句

其六　　荷花
宜春溪上　　宜春道上
過豐城　　瀏陽五詠 渭水
歸鴻閣　　飛鶍亭
相公堂　　洞陽
縣齋書事三首　　醴林丁君洋洋亭
安西聞捷三首　　出尉氏
感事　　過廬山遇雨
題詩長老壁　　過東林三首
江上夜行　　過石首謁令囬

卷十四

卷十七

書二

卷十八

書三

卷十九

書四

卷二十

書五

卷二十二

書七

卷二十三

啓

卷二十四

記

卷二十五
序

卷二十六

題跋

哀辭

祭文

卷三十一
誌銘二

卷三十二
誌銘三

蕭山所聞

楊文靖公龜山先生文集目次終

蕭山祖閱

